

华语谜题电影中的不可靠叙述者

林 咏

(重庆邮电大学 传媒艺术学院,重庆 400065)

摘 要：谜题电影是近年来新兴的电影类型，本世纪初国外学者纷纷研究这一新课题，然而至今未引起国内学者关注。不可靠叙述是该类影片的基本特征，从讨论不可靠叙述基本理论入手，论证不可靠叙述者是谜题电影的谜题机制之一。华语谜题电影的不可靠叙述者可以归类为“心理障碍叙述者”“高智商叙述者”“抒情叙述者”；这三类叙述者相应产生了三类谜题电影，即“心理学谜题电影”“高智商谜题电影”“抒情式谜题电影”。

关键词：谜题电影；华语电影；不可靠叙述；电影叙述学

作者简介：林咏(1975—)，女，四川自贡人，重庆邮电大学传媒艺术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电影符号叙述学研究。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文化产业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项目编号：12YJA710084)、重庆邮电大学博士启动基金项目(项目编号：K2013-01)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13)03-0141-05 收稿日期：2013-03-11

谜题电影是一种横跨各种题材和类型的超类型(supergenre)。本世纪初国外学者大卫·波德维尔、爱德华·布兰尼根、沃伦·巴克兰等开始研究谜题电影，取得一定成就。但是他们很少注意到华语(港台大陆)谜题电影的杰出成就。

考察华语谜题电影，笔者发现这类影片或以复杂的故事，或以复杂的叙述方式来建构谜题机制。实际上，无论以怎样的方式建构谜题，文本的“谜面/谜底”式“编码/解码”机制，本身就涉及“所言非所指”，本身就会导致不可靠叙述，由此才能引发“解谜游戏”。因此，不可靠叙述是谜题电影的基本特征；反之亦然，几乎所有的谜题电影都依靠“不可靠叙述”来建构谜题机制。

一、不可靠叙述与谜题电影

不可靠叙述(narrative unreliability)问题由韦恩·C.布斯在《小说的修辞》中提出，随后各国学者竞相讨论，如今已成为叙述学的重要理论。关于“什么是不可靠叙述”，自布斯以来，詹姆斯·费伦、西摩·查特曼、里蒙·凯南、米克·巴尔、苏珊·S.兰瑟、安斯加·F.纽宁等后继学者，观点莫衷一是。从修辞方法到修辞学的叙事交流方式、叙述机制、认知—建构理论等，各学派研究重心不尽相同。笔者并不卷入不可靠叙述的理论争论，而是从不可靠叙述的基本概念出发，建立起不可靠叙述建构谜题机制的基本类型。

芭芭拉·科林格(Barbara Klinger)，印第安纳大学布鲁明顿分校电影与媒介研究教授，是最早开始关注谜题电影的学者之一，谜题电影属于“超类型”之说由她提出。见于Klinger, Barbara, *Beyond the Multiplex: cinema, new technologies, and the hom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6, p157.

“我把按照作品规范(即隐含作者的规范)说话和行动的叙述者称为可靠叙述者,反之称为不可靠叙述者。”^{[1]182}布斯以“隐含作者的规范”为标准,将叙述者与隐含作者之间的距离差视为叙述者是否可靠的判断方法,并对文本中叙述者与隐含作者在事实和价值方面的距离作了比较。但对于什么是“隐含作者规范”(the implied author's norms),语焉不详。

查特曼将“隐含作者的规范”确定为隐含作者的价值观,“叙述者的价值观与隐含作者大不相同这使叙述者变得不可靠”^{[2]149}。里蒙·凯南赞同这一观点,认为不可靠的叙述者由于其道德价值规范与隐含作者的道德价值规范不相吻合,所以这样的叙述者对作品所作的描述或评论使读者有理由感到怀疑。

赵毅衡进一步指出隐含作者的价值观包括“作品的社会文化的、道德的或美学的价值观”^{[3]14},判断不可靠叙述的方法为:以从叙述文本中归纳出的隐含作者价值观(社会文化的、道德的、美学的)为标准,将其与叙述者价值观进行比较,如果两者一致则是可靠叙述,如果不一致则为不可靠叙述。他将此“价值观的不可靠”总结为整体的不可靠叙述。此外,在费伦、玛汀等学者总结的“事件轴、知识轴、道德轴”上产生的六种不可靠类型的基础上,赵毅衡还归纳出小说文本中局部不可靠叙述的各种情况:事件的误报、低报、曲报;知识的误解、低解、曲解;道德的误评、低评、曲评。^{[4]187}由此,我们得到小说文本中整体与局部不可靠叙述的基本理论。

同样,电影文本的不可靠叙述也可分为整体的不可靠和局部的不可靠,即“价值观”和“事件信息”两个方面的不可靠。前者由电影文本叙述者与隐含作者的价值观不一致所引起,后者由电影文本中事实、信息、知识等的不可靠所致。通常情况下,一部90分钟的电影需要有足够的情节量支撑,考察“事件信息”的可靠与否在电影中显得尤为重要。因此,以“事件信息”为参照的局部不可靠问题,在电影叙述学中凸显出来,这种情况在谜题电影中大量存在。

笔者大致划分出谜题电影以“不可靠叙述者”“叙述漩涡”“复杂跨层”等三种以不可靠叙述策略来建构谜题的方式。本文着重探讨第一种方式,即“不可靠叙述者”建构谜题。就“不可靠叙述者”的谜题设置而言,笔者发现华语谜题电影

具有三种特殊的不可靠叙述者,并且他们正好对应三种独特的谜题电影类型。

二、不可靠叙述者与谜题电影类型

经典电影理论中,大师们对电影的叙述者问题持不同意见。亚历山大·阿斯图克、弗朗西斯·特吕弗乃至安德烈·巴赞等,都认为电影的“作者”是导演,摄影机可类比于作家手中的笔。萨尔曼·拉什迪一语破的,认为电影是集体创作的成果,没有谁是真正唯一的作者,由此瓦解作为实体意义的电影“作者论”的唯一性。^{[5]108}这一争论在电影符号学的理论中得以解决。

电影文本由多个叙述系统组成,从符号学意义上讲,每个叙述系统都具有独立自主的符码系统和编码规则,所以奥斯卡奖项分设二十多种不同奖项。电影符号学家克里斯汀·麦茨提出,面对电影文本应抽象出一个具有整体意义上的创作者人格,即具有抽象意义的“叙述者”,他称为“形象大师”^{[6]15-24},并且只有这一抽象的“人格叙述者”才能统纳电影叙述中的直接意指和含蓄意指。^{[7]8}

“如果一个故事叙述者是‘不可靠的’,那么他关于事件、人、思想、事物或叙事世界里其他事情的讲述就会偏离隐含作者可能提供的讲述。”^{[4]41}当叙述者自身不可靠时,其整个叙述世界显然就不可靠,由他们叙述的文本显然会成为不可靠叙述。准确地讲,谜题电影中“人格叙述者”的不可靠表现在叙述者兼人物,即“叙述者/

六种局部不可靠类型,即误报、误读、误评,不充分报道、不充分解读、不充分评价。参见詹姆斯·斯伦伦与玛丽·帕特里夏·玛汀戴维,《威茅斯经验:同故事叙述、不可靠性、伦理与人约黄昏时》,载于戴维·赫尔曼著,马海良译,《新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法国电影理论家亚历山大·阿斯图克1948年发表《新先锋派的诞生:摄影机笔》一文,以“Camera-Stylo”即“摄影机笔”倡导运用摄影机写作的电影创作理论,强调导演可如作者一般以摄像机为笔书写自己的观点,此文成为“作者论”的先声。法国新浪潮电影主将弗朗西斯·特吕弗,1954年1月在法国《电影手册》中发表《法国电影的某种倾向》一文,正式提出“电影作者论”,强调非传统剧作家而是导演原创的创作理论。对于这一说法持肯定态度的是安德烈·巴赞,1957年他发表《作者论》一文与之呼应。

印度裔英国作家萨尔曼·拉什迪抨击“作者论”,“没有一个作家能够获得那一荣誉,连小说的原作者也不行。至少有四位导演为该片(《绿野仙踪》)工作过……真相是这部伟大的影片代表了对现代理论的迎头痛击:一部没有作者的文本。”

人物”的不可靠性中。

布斯将小说文本中不可靠叙述的情况主要归结为叙述者兼人物的道德问题,如贪心、痴呆、轻信、迟钝、困惑、天真等。赵毅衡认为“把叙述的不可靠性完全归因于叙述者兼人物的性格上的缺点,是不合适的”^{[3]146},从前述六种局部不可靠的格局来看,他认为涉及叙述者人格问题,主要有叙述者的智力低下和道德水平低下两种情况。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笔者从“叙述者/人物”的人格、智商和情感三个层面来总结谜题电影不可靠叙述者的特征,认为华语谜题电影文本中的不可靠叙述者主要表现为三种情况:第一,叙述者/人物具有较严重的人格心理障碍;第二,叙述者/人物智商比普通人高出太多;第三,叙述者/人物偏离情节叙述职责转而以抒发情感为主,导致叙述过繁或叙述过简等非常态叙述方式。这三种情况分别命名为心理障碍叙述者、高智商叙述者、抒情叙述者。与之对应,这三类叙述者所讲述的谜题电影,可归类为“心理学谜题电影”“高智商谜题电影”“抒情式谜题电影”。前两类源于西方电影,华语片中有新的文本表征,第三类“抒情式谜题电影”为华语电影之独创,是华语谜题电影为当代世界电影作出的重要贡献。

(一) 心理障碍叙述者与心理学谜题电影

谜题电影文本由具有较严重心理障碍的人物承担叙述职责,电影围绕其心理问题展开叙述,由此形成心理学谜题电影。“叙述者的智力或道德水平离一般的社会认可标准相差太远时,会使叙述变成不可靠。”^{[3]145}心理障碍叙述者大致可包括精神病患者、智力低下者,以及由此引起的道德不健全的叙述者等。

心理学谜题电影中的不可靠叙述者,主要为电影中的心理障碍主人公叙述者,他们通常具有心理障碍、多重人格、精神分裂等病态心理特征。例如,《蓝丝绒》(Blue Velvet 1986)中的性心理变态者、《极度失眠》(Insomnia 1997)中的失眠症患者、《搏击俱乐部》(Fight Club 1999)中的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者、《记忆碎片》(Memento 2000)中的短时记忆障碍者、《美丽心灵》(A Beautiful Mind 2001)里的妄想型精神分裂者、《致命ID》(Identity 2003)中的多重人格障碍者,以及《蝴蝶效应1》(The Butterfly Effect 2004)中的精神分裂者等。

日本导演今敏的《未麻的部屋》(Perfect Blue 1998)和美国导演大卫·林奇的《穆赫兰道》

(Mulholland Drive 2001),均从主人公身上分裂出臆想、幻觉、梦境、演员等多个人物作为叙述者。因此,主人公分裂出的每个人格轮番讲述自己的经验世界,使得各种叙述在现实、臆想、幻觉、梦境、戏中戏之间自行穿梭,相互交织。这种未加标示的人格转换,将心理学谜题电影制造文本歧义的叙述技巧推向极致。

华语心理学谜题电影中这类主人公也各有特质,体现出华语导演对于心理障碍问题的探索精神和独具匠心的表现方式。如《异度空间》(香港罗志良2002)男主角阿占,既是心理医师,又是精神分裂病患者。《绿茶》(大陆张元2003)女主角自行分裂出吴芳和朗朗彼此对立的双面镜像人格。《沉睡的青春》(台湾郑芬芬2007)男主角陈柏宇,每天下午三点准时变身为已去世的好友蔡子涵,魂灵附体,人格转换。《救我》(大陆张琦2008)中心理学研究生姜妍,为癔症患者。《迷城》(大陆章家瑞2010)主人公赵坡,患有神经性幻想症。《夺命心跳》(大陆张琦2011)女主角林嫣完成心脏移植手术后,出现自我人格与心脏主人人格的冲突。

以《救我》为例,电影文本以主人公姜妍的视角,叙述她惊心动魄的恐怖经历。心理学研究生姜妍一心想在学业上有所成就,认为导师似乎暗示她需以情色交易取得被推荐去国外做研究的机会,于是主动把自己“送给导师”。不料未婚夫得知此事与她大打出手,却意外死亡,幸得导师帮忙一起处理尸体。但此后姜妍经常看见前来索债的未婚夫的灵魂,并且不久导师竟然与另一女学生肖琳狼狈为奸,追杀姜妍。这一切令她惊恐万分,神经几乎崩溃。

然而,电影结局以导师视角叙述的文本完全翻转上述情节。原来心理学导师由于得知生姜妍患有癔症,希望通过积极配合患者的心理幻觉,让她在幻觉中自己察觉所处世界的不真实,从而治愈病症,因此对之采取颇为人性化的顺势疗法,而非药物疗法。但导师所为不仅屡遭姜妍误解,甚至在她的幻觉里还出现导师与她发生男女关系、助其埋尸、企图杀她灭口等各种犯罪事件。

电影文本以癔症患者的视角展开叙述,呈现出主人公眼里被扭曲、变形的恐怖世界,但她自己却一无所知。文本结局揭示真相,由此解谜。电影以癔症患者的不可靠叙述建构文本谜题机制,故意欺骗、误导观众,增加解谜的趣味性。

(二)高智商叙述者与高智商谜题电影

从某种意义上讲,所有的谜题电影都是智力游戏电影,都会考验观众的智力能力,但能归为高智商类的谜题电影,是特指以“高智商游戏”挑战观众智力,建构谜题的这类电影。从电影叙述学理论来看,这类电影文本通常让一个或几个高智商人物承担叙述者职责,或者主人公智勇非凡,不动声色设下战局,稳操胜券胜过另一方(智力通常为正常偏上者);或者对抗性游戏双方都是高智商玩家,二者在心理上、智力上势均力敌,攻防相当,互相设局,文本在交互式智力游戏中逐层展开。

这类电影文本的叙述者智商过高,与受述者的智力差距太大,由此文本以事实信息上的故意谎报、低报、漏报,造成受述者误解、低解、曲解。可见,高智商谜题电影的不可靠叙述主要建立在事实信息的局部性不可靠上,而非整体上价值观的不可靠。

尽管文本情节基本稳定,但由于事实信息被故意谎报、低报、漏报,因此情节中留下大量逻辑空白和因果链断裂处。这些空白处和断裂地带往往与电影的潜文本有关,有待观众自行填补,复原故事。实际上不同电影以智力游戏设置谜题的难度级数不等,有些影片在观看后稍加思考即可补全逻辑因果。但某些电影却会留下许多情节疑点,乃至解释情节只具有理论上的可能性,在实际中难以真正知道真相。

欧美的高智商谜题电影很多,如《沉默的羔羊》(The Silence of the Lambs 1991)、《七宗罪》(Se7en 1995)、《非常嫌疑犯》(The Usual Suspects 1995)、《心理游戏》(The Game 1997)、《神秘拼图》(The Bone Collector 1999)、《局内人》(Inside Man 2006)和《十二宫》(Zodiac 2007)等。

华语高智商谜题电影主要由香港银河映像制作。这类兼具艺术性与市场性的影片,最为著名的有《暗花》(游志达 1998)、《暗战1》(杜琪峰 1999)、《枪火》(杜琪峰 1999)、《无间道1》(刘伟强/麦兆辉 2002)、《伤城》(刘伟强/麦兆辉 2006)、《神探》(杜琪峰/韦家辉 2007)、《窃听风云2》(麦兆辉/庄文强 2011)等。这些电影大多以黑帮题材、警匪交锋为背景,展开高智商玩家斗智斗勇的游戏,深受影迷喜爱。这些电影中以《暗花》和《枪火》最为优秀,《枪火》已被谈论很多,这里以《暗花》为例略加分析。

《暗花》讲述由于澳门基哥和佐治带头的两大帮派火拼,惹怒幕后老板洪先生,准备铲除两帮。因怕被除根,基哥和佐治相约谈判结盟。但此时江湖上传出基哥出五百万暗花杀佐治的消息,基哥立即安排得力助手——警察阿琛,要他消除谣言,保护佐治,摆平事态。故事发生在一夜之间,但局势的改变却令人匪夷所思。

阿琛作为基哥的亲信,责任是保护基哥、佐治等人,结果在洪先生的精巧设局中,不仅被陷害为杀害基哥及其儿子的凶手,还被逼亲手杀死佐治。一开始冷酷狠毒、气焰嚣张的阿琛,明知自己被人耍弄,却无计可施、无路可逃,最后赔上性命,终于见识了洪先生的厉害。

电影中一切都在幕后指挥者洪先生的掌控之中。这位身着长衫、徐步迈入轿车的半百老头,除了在片头、片尾中亮相外,电影里他既没露面,也无半句台词,无声无息便操纵了一切。

文本既环环相扣又始终保持悬念,其间的伏笔、补叙、空白等需要多次观看才能逐渐明白。对于影片结局“黑袋子里是谁的尸体”,网上影迷们各抒己见,至今争论不已。《暗花》的高智商谜题设置,令人不得不佩服影片编剧严密、强大的逻辑能力。

(三)抒情式叙述者与华语抒情谜题电影

谜题电影抒情主人公引起的不可靠叙述,表现为叙述者过度进行自我情感抒发,而忽略对事件的陈述,因此造成情节的叙述过简或叙述过度。前一种情况中,叙述者扣留大量信息,文本空白太多,信息量不足导致叙述不可靠;反之,后一种情况,叙述者过度铺陈信息,文本信息点过度拥挤,出现歧义性叙述,不知究竟哪个表述是可靠的叙述。这类“抒情式叙述者”主要出现在以王家卫作品为代表的谜题电影中,笔者称为“华语抒情谜题电影”。

以《东邪西毒》(王家卫 1994)为例。该片淡

参见电影资讯网 2010 年 6 月 11 日评选出好莱坞十大高智商电影,其中部分并非由高智商游戏来构建谜题的电影。
http://www.m1905.com/news/20100611/352499_3.shtml, 查于 2012 年 2 月 25 日。

银河映像成立于 1996 年,是香港一流的电影制作公司,创作主力为杜琪峰、韦家辉和游达志等著名电影人。银河映像以黑色幽默、冷静视角和突转悲剧结局,建立起自己独特的影片风格。

参见影迷网上讨论的帖子:《最后那些袋子装的是谁?》
<http://movie.douban.com/subject/1292450/discussion/1350493/>, 查于 2012 年 2 月 20 日。

化的情节、没有名字或性格的人物、被过度简化的事件因果,以及与情节、人物、事件无甚关联的水云风沙的唯美画卷,如此种种,无一不体现出文本非事件化、非情节化的“抒情特质”。尽管过简叙述使人无法在文本叙述的事件中得到可靠信息,但在简洁叙述背后,文本却蕴含真挚深切的情感,表达出独具魅力的东方审美意境,令人在电影的抒情气韵中心旌荡漾,旷达高远。

有趣的是,《东邪西毒》中同样存在不少叙述过度的典型例子,如文本中多次关于“桃花”的叙述。

1. 欧阳锋家乡白驼山桃花很美,与他两情相悦的女子美得像桃花。但两人在感情上“互争输赢”,后来她与他哥哥结婚。

2. 黄药师也喜欢这个女人,并因为她而喜欢上白驼山的桃花,因为每年桃花开放的时候他都可以去看望她。

3. 剑客想在失明之前回乡看桃花。他死后,欧阳锋去他的家乡看桃花,去了才知道那里没有桃花,桃花是剑客妻子的名字。

4. 或许因为剑客的好友黄药师喜欢桃花,剑客的妻子桃花喜欢上黄药师,但黄药师心中有自己的桃花。

由此可见“桃花”以本意、比喻、转喻、人名等各种含义,自如流转于不同人物回环往复的叙述中,造成文本意指的不可靠,多次误导观众,构成影片的局部谜题。另外文本中“醉生梦死酒”“慕容嫣/慕容燕”等,也由于叙述者多次重复叙述而产生歧义,造成事件信息的不可靠叙述,让观众不知所云。

王家卫的谜题电影无论《花样年华》(2000)、《东邪西毒》还是《重庆森林》(1994)、《2046》(2004),文本的叙述过简与叙述过度特征都十分

明显,这种叙述方式业已成为王家卫电影独特的情绪特质和表征模式。这种特质和模式服从于电影文本隐含作者独特的美学价值取向。作者并不以事件本身的情节量及其道德、价值为核心,而是以情感的美为核心。电影呈现主人公压抑隐藏又挚诚渴望的情感,将爱情的美好、感伤、凄婉乃至抑郁痛苦、悲戚绝望都一一表述出来,创造出电影中的爱情美学或爱情诗学。电影将儿女私情升华成为浮器时代中,对人们内心深处最为纯粹的爱与美的抒写,以此弥补现代人荒芜、自欺的情感和颓然、混乱的精神世界,在电影美学上独树一帜。

文本通过“内心独白”的叙述,抒发隐含作者真挚美好的内心世界情感,或者叙述过简,或者叙述过繁,造成文本叙述的不可靠,建构起独特的“华语抒情谜题电影”。除王家卫作品外,这种以叙述者抒发情感来制造谜题的特殊方式,也见于侯孝贤等导演的电影中,如《最好的时光》(2005)。

三、小结

从某种意义上讲,由于谜题电影具有复杂的故事与复杂的讲述方式,所以几乎所有的谜题电影都是不可靠叙述的电影(但并非不可靠叙述的电影都是谜题电影)。不可靠叙述者是谜题电影以不可靠叙述建构谜题的方式之一。华语谜题电影分别以心理障碍叙述者、高智商叙述者、抒情叙述者来讲故事,很好地将整体价值观的不可靠性与局部事件信息的不可靠性融为一体,建立起“心理学谜题电影”“高智商谜题电影”“抒情式谜题电影”等各具特色的影片类型,为当代电影艺术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 [1] 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 [2] Chatman, Seymour, Story and Discourse: Narrative Structure in Fiction and Film[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9.
- [3] 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 [4] 戴维·赫尔曼.新叙事学[M].马海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 [5] 李小丽.作者论的再认识[J].当代电影,2006,(6).
- [6] 赵毅衡.叙述者的广义形态:框架—人格二象[J].文艺研究,2012,(5).
- [7] 李幼蒸.结构主义和符号学[M].北京:三联书店,1987.

[责任编辑:雨夕]